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醋葫蘆
第十三回 產佳兒湖中賀喜 訓劣子堂上毆親

引首《毆父行》 《禪真後史》
鄰家女兒花如容，枝狂朵亂乾春風。
日高五丈睡方覺，飲到月明杯未空。
嬌羞不作閨中嫵，悍戾揚揚氣如虎。
綠窗難嫁誠自愆，如何反爾仇其父？
唾罵終朝燕語多，老拳時向雞助摩。
蹣跚哀乞喚鄰母，鄰母不應拍手呵。
聲威徒切鄰人齒，勸未敢前誰敢指。
養焉不敬果已非，況可凌轢至於此！
君不見緹縈請贖甘自刑，
又不見楊香才益虎脫父生。
休哉二女豈樂死，夫乃天性情難撓。
親恩罔極人人在，嗟奴獨無三年愛。
婦德能全丑亦妍，何用臨鸞畫新黛？
今朝推卻虐父心，他日弑夫誰能禁？
裊殘孤媚本同性，縱然塗抹終獸禽。
惻聞不覺心膽落，番笑雷公眼誠錯。
何時再請上方刀，逐此妖魂走沙漠。

【評】

報因施德，誤自愛生，都飄之調歟？院君之調歟？成珪得子，可作規鑒。

卻說波斯達那尊者因怒氣間，便要與轉輪王做個釘對，虧得地藏一力勸留。次日對波斯道：「昨日尊者所論，雖係知恩報恩、繼絕舉廢之善念，但尊者前度思凡，實為已甚，今者其可再乎？倘此一去，所謂日遠日疏，能不墮落輪迴？那時再欲返本還原，較之今日，更不易也。尊者請熟思之。波斯道：「久違戒律，豈不知愧？但成氏之念一生，萬劫亦難泯滅。惟教主智慮宏深，為弟子怎生設一長策，要使恩行兩優，方是□全之策。」地藏道：「且吩咐待從行童，快備法駕，同至轉輪殿去。」

少時法駕俱備，二人連轡行來，早到轉輪殿右。卒吏入報，殿主出迎，三人分賓坐定。轉輪王道：「昨有小吏出言欠當，致犯尊者台顏。乞念法紀攸關，恕其狂妄之罪。」地藏道：「此固殿下所司，不妨尊胥直道。但其中事有委婉，非刀筆吏可以概擬者。老衲此來，有個主意，包你兩下喜歡。」轉輪躬身道：「此事實非下官故攔，乃法紀所乾，不得不然耳。況事在卞成大王，下官亦難自主。教主若有見諭，謹當一一聽命。」

地藏道：「非也。老衲豈比射利之徒，而於大王前行刺乎？即波斯尊者所乾之事，原係不可之局，又安得相怪？今波斯尊者有誓云：不繼成氏箕裘，誓不往生極樂。故其西歸之心亦淡然也，直欲捨己法軀為成氏子。吾論此事，雖佛祖亦莫之禁，量大王必不阻也。但老衲又有一慮：波斯師全身降凡，惟恐墮落，只將三魂之內指出一魂，托生成家，其二魂乞大王復其舊相，暫留地府，與老衲盤桓數年，協力救濟，以享補思凡之孽。待得陽世那魂轉來，然後糾合三魂，以圖西返，豈不公私兩盡？

既可了成氏之俗緣，又不累佛門之規戒，獄中濟渡，功不淺鮮，豈不美哉？」轉輪應允。

波斯大喜，即時回到卞成殿前，卞成王即將本來面目呈上。

波斯合眼間復了本相，又來致謝地藏。地藏道：「恭喜，恭喜！

有心如此，一發煩二位大王，將成珪妻妾宮中兒女分內一查。」

二王隨即吩咐。曹官稟道：「成珪夫妻無子，注已斬然。幸其婢宮不絕，已有將產之孕，雖係男胎，其實生而不育。今波斯尊者既欲為彼續祀，何不就投此胎，以繼其壽算，增其福祉，為成氏光，有何不可？」波斯道：「幸有此便，事不宜緩。」

於是辭了二王，回到普度院中。入定之際，指出一魂，隨著一行人役，先覓本坊社令，再尋本家祖宗，一同來至一個去處，雖是臨安舊徑，其實未經走過，原來卻是周智家中。那臨盆將產的也不是別的，卻原來便是當年花園裡打不殺的翠苔姐姐。

那翠苔自再配成珪，表正作為外妾，人便喚了三娘子。又有那不怯氣的，就口叫他翠三娘子，從此叫得熟溜，永遠叫出。

不期這翠三娘子，只那一晚後，便不行了經次，但覺神情困倦，飲食不思，看看作寒作熱，加以嘔吐頻頻。何氏看來，只道他心下不樂，染此春病。又過幾時，轉覺眉低眼懶，步緩身粗，那時何院君才有些疑道：「翠三娘，你可也自知得是甚麼病症，覺來何處有些疼痛麼？」翠苔道：「身上頗無病症，只不知甚麼酥懶，一味少力。想是命薄，只該受苦到好。」何氏道：「不要說這話！你那經次可准麼？」翠苔道：「像五六個月不來了，不要成個血蟲才好！」何氏道：「那晚成員外來後，可還行否？」翠苔道：「那晚員外來，正值月事才絕，羞答答的。」

不瞞院君說，員外有些不老實，被他灌下一肚熱騰騰的便溺，以後員外也不來，月水也不來了，直到如今，受下這病。敢問院君，這可是傷內麼？」何氏笑道：「癡妮子！這事兒也不曉得，且喜是孕了！」翠苔道：「院君又來說笑！難道員外與都院君做了一世夫妻，不能有孕，與我宿得一晚，便肯坐喜？」

何氏道：「此事那裡這般論得？待我請位醫師，討幾劑安胎藥你吃。」

再說周智聞得妻子說翠三娘已有了三五個月妊孕，不勝之喜，欲對成珪說知。那時正是成珪分家之後，氣悶在懷，多日不到周智家來，周智亦為著不得都飄形狀，也不往成家來。自從石佛庵送了熊二娘剃髮之後，兩人竟不相會，直至空趣回首，兩人方在石佛庵重會。那時成珪因熊二娘出家未幾，供膳無多，即便回首，心下好生憐憫，慟哭甚哀。周智解勸間，忽然記得翠三娘之事，暗想道：「這是第一種消愁解悶的奪命丹，為何許久不與他服下？」便對成珪道：「老哥，空趣師往生極樂國土，何必恁般煩惱？且與你山頂上高峰去處遊賞一回如何？」

成珪尤未走動，周智拖番便走。

來到一個無人去處，周智道：「阿兄，你真是個見幾而作的人。」成珪道：「怎見得？」周智道：「憂人之憂，你亦憂其憂；樂人之樂，你亦樂其樂。老院君與熊師父頗相恩愛，你亦假作悲酸，豈不是見幾而作？」成珪道：「老弟，你也取笑我。」周智道：「不笑你別的，只笑你一味只曉得個老渾家，並不知有他人。翠三娘子為你這老騷，被院君打做□生九死，幸在我家，你也再不來望他一望。這也罷了。昨日還聞得老妻說，翠姐姐自知那晚被你放了熱騰騰一股的溺在肚底，害他便八九個月茶飯不甘，月事都不行了，肚中結成一塊斗大疙瘩，時常耿來耿去，好不恨殺你哩！」成珪笑道：「若得有這一日，便與他怪也甘心。想那晚有些意思，難道果然有了好孕？」周智道：「既有好孕，有你這樣做老子的，修也不去修一會兒？」

成珪道：「老弟不要說笑，若有此事，實實對我說知。」周智然後當真說了一遍。成珪不勝之喜道：「老弟，此事只可你知我知，千萬不可對他人說知，倘走漏了消息，不惟娘母難存，且又兒女莫保。若虧天地，撫養到得三五歲，便不妨事。今日我就來看

一看。」周智道：「看便看，只不要又擦去了印兒，帶累老周淘氣。」

成珪一歸，頗沒工夫，一連挨過數日，並無空便出門。這日心中忽然突出一條鬼話，對妻子道：「拙夫前日許了空趣師父的骨塔，今日要往磚瓦鋪買辦物料。稟過院君，乞求告假一日。」都氏道：「磚瓦鋪近邊頗有，不必自己去得，即著成華去遭也罷。」成珪道：「院君有所不知，此磚不比家下打牆砌灶，那造塔的，需要花磚細瓦，成華如何理會？必須自去才妥。」

」都氏道：「便放你去，只小恭仔細些。」

成珪急至磚鋪事完，即忙來到周家，向何院君□分致謝，便進翠苔房中。那翠苔和衣睡在牀上，成珪揭開羅帳，只見蓬鬆綠鬢，淺淡紅妝，凝朦朧之風眼，攢蔥蘢之蛾眉。成珪此際興不可遏，又難將此事復行，只得捧住香容，把個白皚皚的胡嘴著道：「心肝，怎的晝眠在此！」翠苔驚醒，不知是誰，猛然摸睛叫道：「那一個敢到此間這等無狀！」成珪道：「心肝，莫怪，便是老夫。」翠苔道：「原來員外到來。今日甚風兒吹得到此？敢是那一條肚腸記得起哩！」成珪道：「不是老夫不記掛你，可奈自從那日回去，挨頭有事。況兼老潑賤多心，驗出假印事端，害我費財吃苦，幾乎蕩產傾命，再有何等心情走來看你？昨者因你熊氏娘子回首，虧得周員外把何院君之言說與我聽，方知你身不健，今日特來看你。可喜是有孕了麼？」

翠苔道：「自從懷孕，終日酥軟。只因前日聞得我熊氏娘子沒了，一個苦痛，今日轉加狼狽。唉，娘呵，自恨丟你出門，不能伏侍得你，想你夜來看我，多應要我同去。唉！總是這多愁多病的苦命，到隨了你去，也省卻耽煩耽惱也！」成珪道：「乖，你夢中見著二娘，乃是記心之夢，料無不祥之事，怎說這些言語？你做的怎樣夢兒？」翠苔道：「三更之後，夢我二娘，見他雖是舊日龐兒，大非昔年光景。不知怎生竟有一班官寮隨擁來到此處，我卻不勝驚喜。那班人役俱在外廂，只有二娘直入房內。正欲問幾句，不期二娘子投我懷中，忽然不見。但覺一身冷汗，譙樓上已四鼓矣。自從離牀，只覺腰痛肚疼，幾回撐架不牢，只得和衣睡在此間。敢是不祥麼？」成珪道：「自那晚算今九個多月，已當分娩。熊二娘坐化成佛，若得肯來投胎，定然有些好處，不妨，不妨。」

問答之間，〔翠苔〕連聲「肚痛！」陣陣腰酸，忙對何院君說知：「快接穩婆到來！」不多時，「哇哇」的產下一個孩子，生得眉清目秀，耳大身長。成珪不勝之喜，即借周智銀兩送與穩婆，吩咐不可使人得知，悄悄整酒，不在話下。

轉眼間滿月到來。周智對成珪道：「老兄，姪兒滿月已到，少不得做湯餅會。你卻不可故意縮在家中，省錢與兒子。」成珪道：「豈有此理！我正要具一小酌，酬你美情，惟恐家下整酒，要露消息。我有個計策在此：後日西陵五聖賽會，每次赴酌，老妻再不見阻，不若冒此名色，另具樓船，有屈院君並二位賢郎、二位令媳一同遊玩一番，豈不妙哉？」周智道：「絕好。」

那日成珪備辦已定，侵晨，一班男女轎馬，齊出湧金門上船。其時卻是三月初旬，暮春時候，豔陽天氣，說不盡綠暗紅稀，山明水秀。古詩贊這西湖，只消四句包括得妙：

湖光瀲灩晴光好，山色空濛雨亦奇，
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妝濃抹總相宜。

成珪定席後，就著翠二娘從頭拜謝一番，然後自與周智父子相拜。酒未數巡，成珪抱著孩兒，對周智道：「弟得此子，若非賢弟三件大功，總也到底絕嗣。今賢弟之功，已著其二，而其一還是後局。弟忝愛，尚期玉成，倘不相棄，庶使前功不墜，後事無虞，弟在九泉，亦當瞑目。」周智道：「兄試言之。」成珪道：「記得那年進香轉來，何院君亦與其席，虧得你比長捉短，說這一番，其時雖不即聽，亦減他無數不肯娶妾的防牌。後來又因妙計，假情圓夢，巧言端詳，然後才肯發心，討那熊家娘子，才帶得這翠姐過來，庶使小兒有母。這是賢弟第一件功勞了。再者鮫魚尚事犯，翠姐幾作泉下之人，雖有成茂之忠，不虧賢弟撫養，安能全活其命？又虧你委宛斡旋，使弟得子。這不是第二件莫大之功了！那第三件，其勞更多，故此一月來，未敢自與小兒取名，特求賢弟看我薄面，就今日收此兒為子，替他取個名字。倘我早晚不保，庶幾不致漂泊。」周智道：「兄又何拘此俗套？你子即是我子，何待繼為螟蛉，然後才肯管顧？你我春秋彷彿，俱在暮年，若言孰後孰先，委實莫測。兄在，兄可卯翼；兄沒，弟豈坐視乎？托孤一節，只須托諸心，不必托以言。弟心自如金石矣，兄竟莫慮，只吃酒，自去取名罷。」成珪道：「賢弟，你推卻麼？」何氏道：「我量拙夫之見，實非推卻，只為那等專受遺囑的人，後來都不能踐言，以致貽笑千古。故此說到不須囑咐，只要有心，必能效用。」周智道：「繼姓我家，亦是主意，我便與你取個名字。」

即將孩兒抱在手中，那兒甚是嬉笑。周智頗也快樂，亦笑道：

「兒，你娘生你之時，曾夢空趣師入懷，我想空趣端坐而逝，了明來去之繇，心證菩提之果，當是吉夢；況空趣本姓熊，又合著周字上一段故事：當初周文王晝寢，忽夢飛熊入帳，文王欲大獵於西郊，命太史卜其所得。太史奏曰：非熊非羆，得之可以王天下。於是載呂望而歸，尊之為尚父，名之為太公，拜為國師，乃克商而有天下。今吾兒既繼吾姓，當即名周夢熊，一則不忘先人之念，二則以徵他日之榮。老兄以為何如？」成珪躬身道：「賢弟真是妙人，取名都有來歷。拿大杯來，待我敬三杯。」周智也不辭，便掀髯大飲。周文弟兄並成珪俱各痛飲。

女客不善飲酒，只推窗四面觀看。遠見一隻頂號大般，撐得較近，內中甚是富麗。但見：

香霧氤氳，樂音繚繞。筵前列五鼎三牲，座石侍七青八紫。吳歌楚舞，果然響遏行雲；趙女燕姬，真個影搖流水。金鉸女，有沉魚落雁之容；朱履客，盡犬吠雞鳴之輩。

這船裡一行男女，擁著一個少年弟子，任他喧呼叫罵，百般狼藉，頗無忌憚之意。成珪道：「來船像是甚麼宦族豪門、王孫公子，盡他呼喝喝，惹事撩非，把船遠了他罷。」周智道：「老兄，你大小事只吃一味畏縮，拋金灑銀公子，我不惹他，他須惹我不著。聖人云：『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，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』若我二子學好，正該撐近前去，看他行為，使之因而懲過。有甚近他不得？」成珪道：「只是遠他些罷。」連叫：「把我船撐開！」

可奈那船偏要逼攏，原來那船內幾個餓眼油花，見成珪船內有些女眷，便動了他一點磨睛之念，故此緊緊逼來。那少年雖不知是成家之船，卻認得當艙立的乃是何院君，像也過意不去，便也縮入艙內。即周、成二人，也未知這少年是誰。其餘那些覓騙，那裡知這就裡。釘雙窮眼，只顧觀看。成珪心下焦躁，忍不住發話道：「可惡那隻船內，恁般狂妄，也不管良家女眷，輒敢如此放肆觀看！」周智道：「撐船的，你可認得麼？」

」那舟子道：「員外，你們不管他，只吃酒罷。這人雖不是甚麼王孫公子，其實是個潑賴。莫說他罷。」周智定要根究，舟子低聲道：「我們也從未識這個小伙子，吃他日日帶著這班光棍同來作炒，少也挾三四個粉頭，說是姓都，一味撒野，倚著家中開個解庫，撒漫使錢，狐假虎威，喬妝大頭鬼子，因此上人喚他做『都天王』，又喚做『都白木』。說有一個甚麼晚老子，巴得他死了，大大有一塊家私得哩。」周、成二人面面相覷。仔細一看，果見就是繼子都綱，與同熱幫閒、小易牙、盛子都等輩。成珪一分著惱。周智忙教把船搖開，自悔不迭。當晚各自歸家，翠三娘仍到周宅，不題。

成珪到家，都氏亦不相問，卻也歡言笑語的相待，到是成珪面上，只覺陣陣不樂。都氏再三盤問，成珪嘴唇兒原也忍不住了，只得放膽說道：「咳，老娘，老娘，只恐半年之後，你我老骨頭也沒得拆哩！」都氏道：「何故？」成珪道：「預先稟過老娘，莫怪拙夫說的有些干涉尊處。只說你那公子大人，你道讀得好書，讀得好書！」都氏道：「難道彌兒又把幾句書來驕傲人麼？」成珪道：「唉！他有些什麼書驕傲人！可憐老娘幫助，三更不睡，四更不眠，嚼菜根，呷冷水，掙得些兒家計，只指望兒孫受用，替他請先生，供茶飯，只道他在學中怎生用功，怎生苦讀。」把雙腳頓著道：「誰想這個天殺的狗才，好受用哩！」都氏道：「我道為誰，原來又是這個不爭氣、貼面花的兒子。不知怎麼不好，你就破口罵他？卻不道『打狗看主人』，又不道『愛冰盤，不擊鼠』。雖是我姪兒不好，他浪費了你幾多錢財？沒了你幾多產業。」成珪道：「院君不必發怒，若說拙夫輕自衝撞了賢郎，委實區區沒禮；若說賢郎不費錢財，不賣產業，這也難說個『無』字。拙夫若不今日自經日擊，到也還未深信，只此一見，好利害也！」

都氏道：「怎生利害？你且說來。」成珪道：「今日湖中遇只大船，內有四五個娼妓、五六個幫閒，吹彈歌舞，無所不至。內中擁有一位灑銀公子，初時沒人認得，問著船家，那船家道：『員外，你們替他吃驚，他卻日日在此快活。今日娼妓還叫做少的哩！』我又問他姓名，那船家低聲對我說：『員外，這人甚是潑賴，倚著那班光棍勢力，一發會尋鬧頭。故此我湖上起他個綽號，叫做『都天王』。腹中盡是無物，故又叫他做『都白木』。』」

彼時拙夫方且打上半心來。注目一看，原來就是令郎！院君，你道日日飲酒宿娼，可是要銀子的麼？」都氏道：「想他小小年紀，那得會嫖會賭？決是你怪他，故生這段情辭。」成珪道：

「拙夫須未死，賢郎須還在，尚可對質，不必我辯。若說令郎不會相與著那一班朋友，便是泥菩薩也會不老實了！」都氏道：

「他又有甚麼朋友？」成珪道：「說將來只怕連老夫也要慕他：你若要嫖，有那熱幫閒張值，能知科鴛之妍媸，善識娼家之事跡，扛幫撒漫，第一在行。你若要吃，有那小易牙，能調五味，善制馨香，炮籠炙鳳，色色爭奇，煮酒烹茶，般般出色；你若要小官，有那盛子都，工鬻研笑，作勢妝喬，一發絕妙。你若要吹簫唱曲，有那賽綿駒，唱得陽春之調，歌得白苧之辭，彈絲擊管，無不擅長，更能賣得一味好豚，又比子都出色。你若要那三搽四，買賣交易，怎如得詹直口能施妙計？你若要問柳尋花，論今究古，怎如得觀音鬼王爐會發新科？你若要猜枚擲骰，買快鋪牌，這一班中人人都曉，個個專門。在前只說這伙是國家頑民，那知如今到做了我家的魚蠹！賢郎得此幫閒，漢祖所謂羽翼成矣，何愁大事不濟乎！老娘不信，只請兒子到來，質對便是。」都氏道：「若有此事，看我自有手段教訓，不必你來相幫。成華那裡？快到館中接取大爺到來！」

成華即忙來到館中。館童文彬回覆不在。成華焦躁道：「今日兩老發心，查理書課，偏偏又是不在，如何處置？」文彬道：「阿叔何必大驚小怪，相公那日不出門？文彬那日不說謊？」

你只照依文彬，也對他人說是相公拜客去了，有何不可？」成華道：「小猴子，這話又可是我跟前，若成茂到來，千萬不可這樣說。」文彬應諾。

成華歸家，回話道：「啟上院君，小人去接大爺，適值拜客未返，不在館中。一回就來也。」成珪道：「現在西湖裡挾妓徵歌，拜甚麼客？」都氏道：「也莫多般議論，可速喚文彬到來，便知端的。」成華不敢停留，忙喚文彬來到。都氏問道：

「大爺日日出去，做甚勾當？實實說來，免你的打；若有隱瞞，活活敲死！」文彬道：「我儂弗話。」都氏道：「怎不說？」

文彬道：「大爺原教我弗要話，方才成華阿叔又告我弗要對別人話，我儂也只是弗話罷。」都氏道：「狗才，不怕我，到怕他們！只教你吃些辣滑。」忙將四個筆管，將文彬手指搯起。

文彬忍不住疼痛，只得盡心肝將都綱的事跡好比正月半放煙火相似，逐個放個完全。都氏聽了，啞口無言。不覺臉紅頭脹，珠淚迸流。到把文彬先打一頓。吩咐成華道：「那禽獸一回，即便扭來見我。只限今晚要人，在你身上取覆，若沒他來，明日不須見我之面！」

成華帶了文彬回到館中，只見都綱卻好歸來，一手摟著盛子都的肩，一手拽著裘吃的衣服，醉哼哼的走來。成華接著，便把接回之言說知。都綱且不在意，只與子都親嘴。成華再三又催，都綱道：「今日要我歸家，可是老狗頭要朝王，還是老豬精要斷命？」成華道：「今日員外西陵赴會，想是瞧破大爺船中勾當。到是回家面折一番的好。」都綱道：「狗才，我須不嫖他大男小女，不尙他親姐晚妹，干他甚事！總不是老畜生超靈，我也決不回去。」成華道：「大爺若不回去，院君反要見疑，何不竟去說個明白。憑著大爺這腔高才捷口，必能返曲為直。若或稍有拂意，即便揮霍一番，使他們也知你手段，下次必不敢再稽查。如今不去，只說情知理虧，懼事退縮，這豈是善後之法？小人主意不差，大爺請自三思。」都綱問裘吃道：

「唯，老裘，我去的是麼？」裘吃道：「尊管說的有理，還是去的是。」

都綱便著文彬拿了燈籠，一路行來，已到都氏跟前。都氏正是等得性發，一見姪兒到來，將欲賣個手段，發揮一場，便開口道：「讀得好書！讀得好書！只問你，學堂可開在湖心亭？」

日日攜娼挾妓，又可是女窗友？只與他人塞我的嘴，還是那一行的銀子？你只好好跪著，說與我聽。」都綱也不斷喚，也不拜揖，睜一雙白眼，對都氏道：「且慢，裝出這副臉孔，晌午吃晚飯，早些哩！」都氏道：「狗才，這樣無禮！口中怎麼說？」

都綱道：「你且不要做夢，我須不比你老子，要跪便跪，要打便好打的！你今狼頭狼腦敢待怎麼？」都氏便向前拖番道：

「仔麼仔麼，我娘跟前，須不比你舊時父母，看你改不改？偏要你跪！」都綱更不相讓，借勢兒一推，把都氏骨碌的直丟在門背後去了，半晌做聲不出。都綱倚勢跳舞道：「老潑賤，老花娘！不識高低，不知輕重，抬舉你做個繼娘，也不過想你些家計，到如今不夠我半年受用，已是一完八九，有甚麼口車口席，有甚麼看覷著我？還要做這等怪，裝這張臉，學人做作，且道是做娘的虎威！」又把都氏的臉上一抹道：「不識羞的老狗，一般自有丫孔，不會生個教訓，強把別人兒女恣這老牙！」

你有家計，值不得我雞巴哩！」都氏在地，連說：「罷了！罷了！」

成珪聽知都綱口出不遜之語，分發怒，回頭看見妻子滾番在地，一發激惱，道：「好黑心狗才！姑娘要你為子，再要怎生為你？如今反把他打做這般光景，是何道理？」都綱道：

「老賊休得來護！看你搭牀漏薦，少不得還是我做主哩！」成珪道：「今日還未死，拚與你說個明白：你去嫖賭，娘來訓你，我又不管，如何便破口罵我？」都綱道：「打你待何如！」便夾嘴一拳。成珪正待抵手，怎比得都綱手快，早被一把鬚鬚揪一個牽牛而過堂下，你這曾不動得一動，他那裡已揮下七八拳，且是打得落花流水，儼然正月十五，播一套鬧元宵！都氏爬得起來，要來救駕，又被都綱腳尖到處，番筋斗又是一交，連忙扒得起來，已是動彈不得，只好叫屈連天的哭。

眾主管道：「今日夫妻二人，何為又是這等打鬧？又不要官司結煞。」探頭一看，見是都綱撒潑，眾人一齊擁進，拖開都綱，扶起成老員外。成珪坐在椅上，且把湖中之事告訴眾人，氣得個說也說不成句。都氏拽又拽不牢，打又打不著，氣不過，只在地上遍滾，頭髮都弄散了。都綱反自跳來跳去的罵。眾主管勸道：「大官人，你讀書人，涵養些才是，天下無不是的父母。」都綱道：「誰是我的父母？誰是他的兒子？他兩個不過街前乞丐，倚看幾分臭錢，未入悲天院。看我都相公，那時發魁發解之日，正是兩老狗討飯叫街之時！趁今未遇，須把找都相公認著！」成珪道：「不識羞的狗賊！我認得都相公，不是綽號都白木的麼？明日縣前索與你認個仔細，不要挫過了眼色！」

都氏尋得一條棍子，悄悄背後趕來，早被都綱瞧見，就手捉把交椅擋住。

成珪也提起麵杖來助，三人打成一團，只聽其聲嘩剝，連槍帶棍，好一個大圍剿的陣勢。眾人解勸不開，只好袖手旁觀。

都綱量來四手難敵，卻也盡知得勝，便賣個破綻，閃出圍場，帶腳飛也似走。夫妻二人正欲趕上，又被眾人拽住。忙喚成華道：「禽獸此去，料必懼罪，決要脫逃。你可快去尾他，不可走了消息，明日進狀，必須出氣。」且聽下回分解。